

续写正文】

地牢中那无尽的、混杂着屈辱与快感的淫辱仿佛还残留在黄蓉的四肢百骸。她被祝兴一伙人从阴冷潮湿的地牢中拖拽出来，像一件战利品般被扔进了一间嘈杂的酒馆后台。昨夜被轮番奸淫的身体酸软无力，每一寸肌肤都残留着被粗暴对待的痕迹，双腿间更是泥泞不堪，混合着精液与淫水的骚臭气息让她阵阵作呕。

郭芙和铁红菱被捆绑着扔在角落，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。祝兴狞笑着走到黄蓉面前，用油腻的手指捏住她的下巴，强迫她抬起头。

“黄帮主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兄弟们可都还没尽兴呢。”他淫邪的目光扫过黄蓉玲珑起伏的娇躯，“今天，就让你这武林第一美人，给我们这群粗人开开眼，也让外头的客人们见识一下，名满天下的俏黄蓉，是如何在男人胯下承欢的！”

黄蓉的心沉到了谷底。她知道，反抗只会招来对郭芙她们更残酷的折磨。

（芙儿……红菱……对不起……娘/师父没用……只能再忍……）

后台通往前厅的幕布被猛地拉开，鼎沸的人声和粗俗的哄笑如浪潮般涌入。黄蓉被两个大汉粗暴地推搡着，踉跄地走上了酒馆中央临时搭建的、粗糙的木制高台。台下，上百双充满了贪婪与欲望的眼睛，像饿狼一般死死地钉在她身上。

“哈哈，各位！今天祝某给大伙儿找来了个天仙般的美人儿！”祝兴站在台边，高声煽动着，“她是谁？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丐帮帮主，郭靖的婆娘，那个传说中的武林第一美女——黄蓉！”

台下瞬间炸开了锅，难以置信的惊呼和更加放肆的淫笑交织在一起。

“都说她是天上的仙女，今天，我就要让她在我们面前，脱光了跳舞！”祝兴的声音充满了恶毒的快意，“只要各位大爷赏钱够多，待会儿她这身子，从上到下，哪个洞不能玩，哪个地方不能禽？”

污言秽语如利箭般刺入黄蓉的耳中，她娇躯一颤，紧紧咬住嘴唇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她看到角落里被押着的郭芙正拼命摇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（不行……不能让芙儿看到我这个样子……我必须稳住……找到机会……）

一面铜锣被敲响，粗野的鼓点开始毫无节奏地乱敲。祝兴走到她身后，贴着她的耳朵阴冷地说：“黄帮主，开始吧。你每犹豫一息，我就在你那宝贝女儿脸上划一刀。”

黄蓉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眼中已是一片冰冷的空洞。她那双曾令无数英雄豪杰为之倾倒的纤纤玉手，此刻却在剧烈地颤抖。她缓缓抬起手，解开了腰间的外衫系带。

淡青色的外衫滑落，露出里面被汗水浸湿的白色中衣，紧紧贴着她成熟丰腴的曲线。台下的呼吸声瞬间变得粗重，无数贪婪的目光仿佛要将她身上的薄衣烧穿。

黄蓉的动作很慢，每解开一颗盘扣，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。当中衣褪下，露出水红色的肚兜时，台下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喝彩。那精致的肚兜堪堪遮住她那对傲人的雪乳，大部分的雪白和深邃的乳沟都暴露在众人眼前，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。被阿烈粗暴揉捏过的乳房上，还残留着青紫的指痕，更添几分凌虐的美感。

“脱！继续脱！”

“把奶子露出来给大爷们看看！”

祝兴将一柄匕首抵在郭芙的脸颊上，黄蓉娇躯一震，不再犹豫。她转过身，背对众人，颤抖着解开了肚兜的系带。当那最后一抹遮蔽滑落，她那完美无瑕、光洁如玉的后背和挺翘的臀瓣，彻底暴露在污浊的空气中时，整个酒馆的气氛被推向了第一个高潮。

她缓缓转过身，双臂无力地环在胸前，试图遮挡那对硕大饱满的雪乳，但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坚挺的乳头早已在羞耻与刺激中变得硬如宝石，乳晕上甚至还残留着昨夜被吸吮出的、淡淡的齿痕。

台下，银钱和铜板像雨点一样被扔上台。祝兴满意地大笑着，示意她继续。

黄蓉的眼中泛起水雾，她知道，接下来将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耻辱。她缓缓褪下长裤，然后是亵裤。当她最后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，那片神秘、幽黑的、被淫液浸润得亮晶晶的三角地带，以及那因为彻夜承欢而微微红肿的蜜穴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时，整个舞台被彻底点燃了。

男人们疯狂地嘶吼着，叫喊着，将手里的钱袋整个扔上台。

“老子出十两银子！买她那张嘴，让老子先尝！”

“我出二十两！她那对奶子归我了！老子要一边操她的小穴，一边吸她的奶！”

“五十两！她的骚屁股和菊花是我的！谁也别跟老子抢！”

祝兴看着台上堆积如山的钱财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走到台前，高举双手，压下众人的声音，然后指向台上那个赤裸着、在无数淫秽目光中簌簌发抖的绝美女人，用尽全身力气吼道：

“好！既然各位大爷这么赏脸！那今晚，这武林第一美女的每一个洞，就都是大家的了！衣服已经脱光，接下来……就是性战开场的时候！”

祝兴那如同最终审判般的宣告，让台下的人群彻底陷入了癫狂。最前排的几个彪形大汉早已按捺不住，在祝兴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便如饿虎扑食般冲上高台，将早已精神恍惚、浑身赤裸的黄蓉团团围住。

黄蓉的娇躯被一只只粗糙、肮脏的大手肆意抚摸、揉捏。她的惊呼被淹没在男人们粗重的喘息和淫笑声中。有人抓住了她那对丰硕饱满的乳房，像揉面团一样肆意蹂躏，拇指和食指还不停地捻动着她那早已硬挺如红豆的乳头。剧烈的快感与屈辱感交织，让她浑身酥软，几乎站立不住。

“哈哈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这对奶子，比最上等的羊脂白玉还要滑嫩！”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赞叹着，随即张开腥臭的大嘴，一口含住了黄蓉的左边乳头，贪婪地吮吸起来。

“给老子也尝尝！”另一个汉子则将黄蓉的头强行按了下去，将自己那根早已狰狞毕露、散发着尿骚味的肉棒，粗暴地塞进了她那檀口之中。

黄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拼命地想要呕吐，却被对方死死地按住后脑，只能任由那根丑陋的巨物在自己的口腔和喉间进出。她的泪水混合着唾液，从嘴角无助地滑落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阴冷的声音穿透了嘈杂的人群：“都给老子住手！”

众人一愣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、脸上戴着一张青铜鬼面的男人，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台边。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装束的随从，身上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。

祝兴看到来人，脸色一变，连忙谄媚地迎了上去：“原来是千面大人！您怎么来了？”

那个被称为“千面奸魔”的男人没有理会祝兴，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像两道利剑一样，死死地钉在台上那个正在被凌辱的、赤裸的绝美女人身上。他的视线在黄蓉那因挣扎而微微泛红的肌肤、沾满泪痕的俏脸、以及那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雪乳上停留了片刻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炽热。

“这个女人，我买了。”千面奸魔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不带一丝感情。

祝兴的脸上露出为难之色：“大人，这……兄弟们都还……”

千面奸魔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抬了抬手。他身后的一个随从立刻会意，从怀中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，扔到了祝兴的脚下。金子撞击木板的声音清脆悦耳。

“这里是一千两黄金。够不够买下她，以及她那两个同伴？”

祝兴的眼睛瞬间瞪圆了，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一千两黄金，足以买下十座这样的酒馆。

他连忙点头哈腰：“够！够！当然够！大人您请，您请！”

他转过头，对着台上那群还在发愣的大汉怒吼道：“都他妈给老子滚下来！黄蓉这贱人，现在是千面大人的了！”

男人们虽然心有不甘，但在千面妖魔那冰冷的杀气面前，终究不敢造次，一个个悻悻地退下了台。

千面妖魔缓步走上高台，来到黄蓉面前。他伸出手，用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指，轻轻划过黄蓉的脸颊，拭去她的泪水。他的动作很轻，但黄蓉却感到了刺骨的寒意。

“黄帮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黄蓉心中一惊，这声音……似乎在哪里听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她抬起头，迎上那双隐藏在鬼面之后的、深邃如寒潭的眼睛。

千面妖魔没有再多言，他俯下身，将黄蓉拦腰抱起。黄蓉的娇躯紧绷，却不敢有丝毫反抗。她能感觉到，这个男人身上传来的，是一种与祝兴等人截然不同的、更加危险的气息。那是一种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上的、绝对的掌控感。

他抱着黄蓉，在台下众人羡慕、嫉妒、又恐惧的目光中，走进了酒馆的后院。祝兴早已为他备好了一间最奢华的上房。

门被关上，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喧嚣。千面妖魔将黄蓉轻轻地放在柔软的床榻上，然后缓缓地摘下了脸上的青铜鬼面。

当黄蓉看清那张脸时，她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脸上血色尽褪，失声惊呼：“怎么……怎么是你？！”

那张脸，英俊、儒雅，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。正是那个在襄阳城外，曾与她有过一面之缘，甚至还曾出手相助的神秘贵公子——霍都！他不是应该在蒙古吗？他怎么会是这个江湖上人人闻之色变的千面妖魔？

霍都微笑着，欣赏着黄蓉脸上那副震惊到无以复加的表情。他缓缓解开自己的衣衫，露出了精壮结实的胸膛，以及那根早已蓄势待发、尺寸惊人的巨物。

“很意外吗，我的蓉儿？”他的声音不再沙哑，恢复了原本的磁性，“我说过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我为你而来，为你这副让全天下男人都为之疯狂的绝美身体而来。”

他一步步逼近，黄蓉下意识地向后退缩，却已退无可退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黄蓉的声音带着颤抖。

“干什么？”霍都轻笑一声，猛地扑了上去，将黄蓉死死地压在身下，“当然是干……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就最想干的事！”

他不再给黄蓉任何思考的机会，滚烫的嘴唇封住了她的惊呼，而那根火热的巨棒，早已对准了她那泥泞不堪的蜜穴，没有丝毫怜惜，狠狠地贯穿了进去！

“啊——！”

极致的撕裂感与被充满的饱胀感瞬间传遍全身，黄蓉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。霍都的肉棒比之前任何一个男人都要粗大、都要滚烫，每一次抽插，都仿佛要将她的灵魂从身体里撞击出去。

但与之前的屈辱不同，这一次，在无尽的痛苦之中，一股奇异的、背德的、被一个“强者”所征服的快感，却如同藤蔓一般，从她身体的最深处，疯狂地滋生、蔓延开来……

手刃了数十名参与淫辱的匪类，黄蓉心中的屈辱却未消减分毫。祝家兄弟与虎老大等主犯的逃脱，如同一根毒刺，深深扎在她心头。更让她寝食难安的，是那个自称“霍都”的千面妖魔。那个男人带给她的，是截然不同的体验——既有被征服的恐惧，又有让她灵魂都为之颤栗的、罪恶的巅峰快感。他的形象，在他离开后，反而更加清晰地烙印在了黄蓉的脑海里。

她回到郭府，对郭靖只说是被一伙江湖匪类偷袭，自己用计反杀，却因寡不敌众让主犯逃脱。郭靖见妻女平安归来，并未多疑，只是加派人手，全城搜捕祝兴等人的下落。

日子似乎又回归了平静，但黄蓉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她心中的那根弦，因为千面妖魔的存在，而时刻紧绷着。

祝兴一伙如同人间蒸发，两个月过去，竟无半点音讯。这让黄蓉越发感到不安，她深知这伙人的歹毒，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

这一日，黄蓉正在书房处理丐帮事务，有下人来报，说是城南“迎春阁”的老鸨派人送来请柬，称抓住了一个偷东西的女孩，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丫鬟，请黄蓉这位女中豪杰过去发落。黄蓉心中一动，她认得这个名字——小倩，正是两个月前，在祝家兄弟的淫窟中，被她亲手解救的那个可怜少女。

她怎么会沦落到妓院里偷东西？黄蓉心中疑云大起，直觉告诉她，这背后必有蹊跷。她换上一身男装，稍作易容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城南的迎春阁。

迎春阁是襄阳城里最低等的妓院，里面充斥着三教九流的粗鄙之徒。黄蓉强忍着不适，在老鸨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一间偏僻的厢房。房内，小倩被五花大绑地捆在椅子上，脸上满是泪痕，楚楚可怜。

黄蓉挥退了老鸨，关上房门，为小倩松了绑。

“黄女侠……”小倩一头扑进黄蓉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黄蓉轻抚着她的后背，温言安慰。待小倩情绪稍定，才问起缘由。小倩泣不成声，断断续续地说，自己离开祝家后无处可去，被迎春阁的老鸨骗了进来，逼她接客，她宁死不从，今日是想偷些钱财逃走，才被抓住。

黄蓉听得柳眉倒竖，怒火中烧。她当即决定，要为小倩讨还这个公道。她让小倩在此等候，自己则去找老鸨算账。

然而，当她走出房门，却发现整个妓院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鸦雀无声。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她转身想回房，门却“砰”的一声从里面被反锁了！

“小倩？”黄蓉心中一沉。

回答她的，是小倩那带着一丝诡异媚笑的声音：“黄女侠，您就安心地待着吧。今晚，您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呢。”

黄蓉心中大骇，运起内力便要破门而出，却感到经脉中一阵刺痛，内力竟提不起半分！是茶！刚才小倩递给她的那杯茶里有毒！

房门被缓缓打开，走出来的，不再是那个楚楚可怜的小倩。她换上了一身暴露的黑色皮衣，手持一根长鞭，脸上带着妖媚而残忍的笑容。而在她身后，是三个身材壮硕、满脸淫笑的蒙面猛男。

“你……你算计我？”黄蓉又惊又怒，身体却因为药力发作而阵阵发软。

“算计？”小倩吃吃地笑了起来，“黄女侠，您当初救我，不也是在算计祝家兄弟吗？您当初在台上那副欲拒还迎的骚浪模样，可比我们这些真婊子还要勾人呢。我只是想请您回来，重温一下旧梦罢了。”

黄蓉这才明白，自己从一开始就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小倩早已被虎老大一伙人收买，甚至成为了他们的同谋。

“你们……虎老大他们在哪？”黄蓉强撑着身体，冷声问道。

“老大他们自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”小倩用皮鞭的末梢，轻轻挑起黄蓉的下巴，“今晚，就由我们姐妹，和这三位大哥，好好‘伺候’您这位武林第一美女。您放心，我们这儿有专门为女侠准备的服务，保证让您满意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三个猛男已如饿狼般扑了上来。黄蓉虽内力尽失，但拳脚功夫仍在，她奋力反抗，却终究抵不过三人合力。很快，她就被死死地按倒在地，身上的男装被粗暴地撕成碎片。

“黄女侠，您看，这才是您该有的样子嘛。”小倩蹲下身，欣赏着黄蓉那因为挣扎而泛起红晕的雪白娇躯，眼中闪烁着嫉妒与占有的火焰。

她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镣铐，将黄蓉的双手锁在床边。然后，她对着三个猛男命令道：

“还等什么？让我们的黄女侠，好好体验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‘角色扮演’！”

黄蓉的眼中充满了绝望。她没想到，自己最终竟会栽在一个自己救下的、看似最无害的少女手中。

一个猛男狞笑着，抓起黄蓉的一条腿，将她整个人翻了过来，让她以一个极其羞耻的姿势跪趴在地上，丰满挺翘的臀部高高撅起。另一个猛男则掰开她的双腿，将那根早已硬如铁杵的肉棒，对准了那片还残留着上次受辱痕迹的、湿润的幽谷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黄蓉发出了最后的、无力的哀求。

然而，回答她的，只有那根巨物狠狠贯穿她身体的、沉闷而有力的撞击声。

剧痛与前所未有的屈辱感，让黄蓉的意识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但在黑暗的最深处，一丝被强行侵犯的、罪恶的快感，却又一次不受控制地、悄然萌发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她仿佛听到小倩在她耳边梦呓般地低语：“黄女侠，您当初在台上扮演被俘的侠女，演得可真像啊……现在，就让小倩来教教您，一个真正的被俘女侠，该是什么样的……”

紧接着，她感到自己的嘴被掰开，另一根同样滚烫的、带着浓重腥臊味的肉棒，粗暴地塞了进来。而她的身后，第三个男人那布满老茧的手，正肆无忌惮地揉捏着她那对傲人的乳房。

武林第一美女，丐帮帮主黄蓉，在这一刻，被一个她曾经拯救的妓女，和三个身份不明的舞男，彻底制服了。

而这一次，她连那个能让她产生一丝病态迷恋的“强者”——千面妖魔，都不在了。剩下的，只有纯粹的、无底线的、仿佛要将她彻底撕碎的凌辱。

黄蓉的意识在极致的屈辱与肉体被强行撑开的痛楚中沉浮。她引以为傲的智慧与武功，在药力与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她像一个被献祭的羔羊，跪趴在床沿，丰腴的臀部被迫高高翘起，以最淫荡的姿势，承受着身后猛男那不知疲倦的、野兽般的撞击。

那根滚烫的巨物在她紧致的蜜穴中疯狂挞伐，每一次都毫无缓冲地直捣最深处的花心。穴壁被反复摩擦、冲击，早已变得红肿不堪，淫液混合着被磨出的血丝，顺着大腿根部不断流下，在身下的锦被上晕开一朵朵暧昧的红梅。猛男粗重的喘息声，混合着肉体撞击时发出的“啪、啪”声，成了这间房里唯一的背景音。

“嗯……啊……不……停下……”黄蓉的口中被另一根同样粗大的肉棒塞得满满当，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、如同小兽般的呜咽。那根肉棒在她温热的口腔里横冲直撞，粗暴地顶弄着她的上颚和喉口，逼得她生理性的泪水和唾液不断外溢，顺着嘴角流下，划过她雪白的脖颈，最终滴落在她那对被第三个男人肆意揉捏的乳房上。

这个男人似乎对黄蓉这对举世无双的雪乳有着别样的痴迷。他的手掌巨大而粗糙，像两把铁钳，将那两团柔软的雪腻揉捏成各种形状。他时而将两只乳房向中间挤压，形成一道深不见底的乳沟，然后用自己那张满是胡茬的脸埋进去，贪婪地呼吸着那混合了奶香与汗水的芬芳；时而又用粗壮的手指，夹住那早已肿胀不堪的乳头，像弹奏琴弦一般反复拉扯、弹动。

“哈哈，真不愧是黄帮主，这对奶子，比刚生完娃的婆娘还要涨，还要有弹性！”他一边揉搓，一边发出粗俗的赞叹。

小倩则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，手持长鞭，站在一旁，用一种混杂着嫉妒、崇拜与施虐快感的复杂眼神，欣赏着眼前这幅“武林第一美女彻底沉沦”的活春宫。

“黄女侠，您当初在台上，心里是不是也想着被我们这些粗人这样狠狠地干呢？”她用鞭梢轻轻划过黄蓉那因为承受猛烈撞击而不断颤抖的脊背，“您看，您这小穴，嘴上说着不要，里面却咬得这么紧，水流得这么多。您分明是爽得很嘛。”

黄蓉羞愤欲绝，却无法反驳。她的身体，这个她曾经最引以为傲的、冰清玉洁的身体，此刻却背叛了她的意志。在持续的、毫无间歇的、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强烈刺激下，一股股酥麻的电流从尾椎骨升起，迅速传遍四肢百骸。她的小腹开始不受控制地痉挛，身后的蜜穴也开始有节奏地收缩、吮吸，仿佛在主动迎合那根正在其中肆虐的巨物。

“哦？要来了吗？”身后的猛男感受到了那销魂的紧致，发出一声兴奋的低吼，腰间的动作变得更加狂野、更加迅猛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不行……要……要去了……”黄蓉的意识彻底被快感的浪潮所吞噬，她再也压抑不住体内的欲望，在一阵剧烈的痉挛中，一股滚烫的淫液从花心深处喷薄而出，浇在那根火热的肉棒上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身后的猛男也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咆哮，将积攒已久的、滚烫的精液，尽数射入了她那不断痉挛、收缩的子宫深处。而她口中的那根肉棒，也仿佛受到了感应，在她喉头一阵猛烈的抽搐后，喷射出同样浊臭的液体，灌满了她的口腔，甚至有一些顺着食道滑入了她的胃里。

三具滚烫的男性躯体，如同三座大山，将她死死地压在中间。精液、淫液、汗水、泪水，混合在一起，在她身上流淌。房间里，充斥着一种浓郁到化不开的、淫靡至极的气味。黄蓉像一条离水的鱼，瘫软在床榻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。她的意识一片空白，只剩下无尽的空虚和屈辱。

然而，这场噩梦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
小倩缓缓走到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微笑。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瓷瓶，倒出几粒深红色的药丸，然后粗暴地捏开黄蓉的嘴，将药丸塞了进去。“黄女侠，这可是虎老大特意为您准备的‘好东西’。”小倩的声音充满了恶意，“它能让您身体，变得比最淫荡的婊子还要敏感百倍。今晚还很长，三位大哥的精力，也还很旺盛呢。”

药力发作得很快。一股邪异的热流从小腹升起，迅速传遍全身。黄蓉感到自己的身体，尤其是那几处私密的所在，开始变得异常的空虚和渴望。刚刚才被填满的蜜穴和菊穴，此刻竟又开始不受控制地收缩、蠕动，仿佛在主动渴求着更粗大、更猛烈的入侵。她的乳头也再次硬挺起来，传来一阵阵难以忍受的酥痒。

她看到，那三个刚刚才在她身上发泄过的猛男，此刻竟又一次挺起了那狰狞的巨物，眼中闪烁着比之前更加贪婪的、不加掩饰的欲望火焰。

“不……求求你们……放过我……”黄蓉发出了最后的、绝望的哀鸣。

但她的哀求，只换来了小倩更加残忍的笑声。

“放过您？怎么会呢？”小倩俯下身，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，“好戏，才刚刚开始呢。今晚，我要让您这位武林第一美女，彻底明白，什么叫……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

说着，她拿起皮鞭，对着黄蓉那高高撅起的、沾满了精液的雪白臀瓣，狠狠地抽了下去。

“啪！”

清脆的响声，伴随着火辣辣的剧痛，以及那股被药物催发到极致的、变态的快感，瞬间将黄蓉的理智，彻底拖入了无底的深渊。

清脆的鞭响在房间内回荡，一道鲜红的鞭痕瞬间浮现在黄蓉那雪白细腻的臀肉上。火辣辣的痛楚非但没能压制住体内的邪火，反而像一滴滚油滴入烈火，瞬间将那被药物催发的淫欲彻底点燃。一股混杂着痛与痒的奇异快感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，黄蓉忍不住发出一声高亢入云的呻吟，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蜜穴中再次涌出一股股骚热的淫液。

“哈哈，看来黄女侠很喜欢这个滋味啊。”小倩见状，脸上的笑容愈发妖媚。她手中的长鞭再次扬起，如灵蛇出洞，接二连三地抽打在黄蓉那不断扭动的、丰腴的臀瓣上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

每一鞭落下，都带起一片雪白的皮肉浪花，留下一道新的、触目惊心的红痕。黄蓉的口中被肉棒堵着，无法发出完整的尖叫，只能从喉咙深处挤出断断续续的、如同小猫被踩住尾巴般的悲鸣。她的娇躯在极致的痛与快感中疯狂地扭动着，身后那两处紧闭的穴口，此刻却如同饥渴的雏鸟，不受控制地张合、蠕动，仿佛在乞求着什么。

“看来我们的黄女侠已经等不及了。”身后一个猛男狞笑着，将那根刚刚才在她体内肆虐过的、沾满了她淫水和精液的巨物，再一次对准了那早已红肿不堪的蜜穴。

这一次的插入，比之前更加粗暴，更加深入。那巨大的龟头仿佛要将她的子宫都顶穿，每一次抽送，都带来山崩地裂般的快感。被药物强化了百倍的敏感身体，此刻每一寸神经都在为这狂野的侵犯而战栗、欢呼。黄蓉的意识彻底模糊了，她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被更狠地、更深地贯穿！

她开始主动地、本能地扭动腰肢，用那被抽打得通红的臀瓣，去迎合身后那狂风暴雨般的撞击。她的双腿无力地张开，任由另一个猛男跪坐在她身前，将她的一条腿高高抬起，扛在肩上，然后将自己的肉棒对准了那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、紧致的菊穴。

“不……那里……不行……”黄蓉残存的理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。

但猛男完全无视她的哀求，腰间猛地一挺，那根同样粗大的肉棒，便带着一股撕裂般的痛楚，强行破开了那道从未被开启过的、神圣的门户。

“啊——！”

黄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猛地向前弓起，口中的肉棒也因此被顶得更深，几乎要让她窒息。前后两处禁地同时被异物粗暴地贯穿、填满，这种前所未有的、极致的羞辱与饱胀感，彻底摧毁了她最后的心理防线。

她的身体不再是她自己的了。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、只为承载男人欲望而存在的容器。两根巨物在她体内以不同的频率、不同的角度，疯狂地抽插、研磨。蜜穴中的肉棒大开大合，每一次都带出大量的淫液；菊穴中的肉棒则更加刁钻，每一次都精准地碾过最敏感的那一点。

而她胸前的那对雪乳，也未得片刻安宁。第三个猛男将她上半身稍稍抬起，让她跪趴的姿势更加挺翘。他自己则跪坐在她身下，张开大嘴，像婴儿吸吮母乳一般，将她左右两边的乳头轮番含入口中，用舌头、牙齿，尽情地玩弄、吸吮。被药物催发出的、带着甜腥味的乳汁，混合着男人的唾液，顺着他的嘴角流下，将她胸前的肌肤染得一片晶亮。“黄女侠……感觉如何？”小倩的声音如同魔鬼的低语，在她耳边响起，“您这副身体，天生就该被我们这些‘粗人’这样狠狠地干。什么女侠，什么帮主，都是虚的。只有现在这样，像一条母狗一样，被人从前面、后面、上面同时插入、玩弄，才是您最真实的模样，不是吗？”

黄蓉已经无法回答。她的世界里，只剩下肉体被反复贯穿的撞击声、男人粗重的喘息声、以及自己那早已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快感的、淫荡至极的呻吟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在她又一次被三根肉棒同时内射，身体如同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般，瘫软在地时，小倩才终于挥了挥手，示意三个猛男暂时退下。

她走到黄蓉面前，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黄蓉那沾满了各种污秽液体的脸颊。

“起来，黄女侠。”她的声音冰冷而不容置疑，“游戏还没结束呢。接下来，该轮到您来‘伺候’我们了。”

她解开了黄蓉手上的镣铐，然后将那根沾满了男人精液和黄蓉口水的皮鞭，塞到了黄蓉的手中。

“现在，您是女王，而我，”小倩指了指自己，然后又指了指那三个正在一旁狞笑的猛男，“我们，是您的奴隶。请您，用您的方式，来让我们‘满意’吧。”

黄蓉虚弱地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彻底颠倒的、荒谬至极的场景，眼中只剩下无尽的麻

木与空洞。她知道，这群人，是要将她的尊严、她的骄傲、她的整个灵魂，都彻底碾碎、踩在脚下，让她永世不得翻身。而她，除了继续扮演下去，已别无选择。

黄蓉的指尖触碰到那根冰冷、滑腻的皮鞭时，全身不由自主地一阵战栗。鞭身上还残留着她自己的体温和三个男人的精腥味，这股混杂的气息像一条毒蛇，钻入她的鼻腔，让她胃里一阵翻涌。

“怎么？黄女侠不愿意吗？”小倩的声音带着一丝嘲弄，“还是说，您更喜欢被我们‘伺候’？”

说着，她对身后的一个猛男使了个眼色。那猛男立刻会意，狞笑着上前一步，那根刚刚才在她体内肆虐过的、尚未完全软化的巨物，又一次在她眼前晃动。

黄蓉的心猛地一沉。她知道，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与其再次被动地承受那无休止的、足以将人撕裂的凌辱，不如.....不如将这场荒诞的戏剧，按照对方的剧本，主动地演下去。至少，这样能让她在无尽的屈辱中，寻回一丝微不足道的、关于“行动”的幻觉。

她颤抖着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握紧了手中的皮鞭。她缓缓地地上站起，赤裸的娇躯上，红色的鞭痕与白浊的精液交织，形成一幅淫靡至极的画卷。药力仍未消退，身体深处的空虚和渴望如同跗骨之蛆，啃噬着她最后的理智。

她抬起头，用那双早已被泪水和欲望浸润得水光潋滟的桃花眼，扫视着眼前的四人。她的目光空洞而麻木，却又带着一丝被逼到绝境后的、自暴自弃的疯狂。

“都.....跪下。”她的声音沙哑、干涩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。

小倩和三个猛男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玩味。他们竟真的顺从地跪了下来，像四条忠实的猎犬，仰视着他们新的“女王”。

黄蓉赤裸着双脚，一步步走到他们面前。高跟鞋早已不知去向，她光洁的脚踝和小腿上，还残留着之前被捆绑时留下的淡淡勒痕。她走到小倩面前，用皮鞭的末梢，轻轻地、带着侮辱性地，抬起了小倩的下巴。

“你.....很喜欢看我被他们干，是吗？”黄蓉的声音很轻，却让小倩的身体没来由地一阵兴奋的颤抖。

“是.....是的，女王大人。”小倩伸出舌头，舔了舔自己干涩的嘴唇，眼中闪烁着病态的崇拜与渴望，“奴婢.....最喜欢看您这样高贵的女侠，被我们这些下贱的人，玩弄成最淫荡的母狗。”

“很好。”黄蓉的脸上，第一次浮现出一丝诡异的、冰冷的笑容。她猛地扬起手，手中的皮鞭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，狠狠地抽在了小倩那身紧身皮衣包裹着的、丰满的胸脯上。

“啪！”

清脆的响声，让小倩发出一声压抑的、带着痛苦与快感的呻吟。

“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今天，我就让你也尝尝，被当成母狗的滋味。”

黄蓉的眼神变得愈发疯狂。她命令两个猛男将小倩的四肢死死按在地上，然后亲自动手，撕开了小倩身上的皮衣，露出了里面同样年轻、但远不如自己成熟饱满的胴体。

她将手中的皮鞭，塞到了第三个猛男的手中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：“像刚才抽我那样，抽她！用尽全力！”

那猛男狞笑着接过皮鞭，对着小倩那光洁的身体，狠狠地抽了下去。小倩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房间。

黄蓉没有停下。她走到那两个按着小倩的猛男面前，用一种近乎催眠的、充满诱惑的声音说：“你们.....不想尝尝她的滋味吗？她可是迎春阁最年轻、最紧的货色。”

两个猛男的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的火焰。他们不再犹豫，一个掰开小倩的双腿，将自己的肉棒狠狠插入；另一个则抓起小倩的头，用同样的方式，侵犯了她的口腔。

一时间，房间里的角色彻底互换。黄蓉，这位刚刚还在承受着地狱般凌辱的武林第一美女，此刻却成了这场淫乱派对的“导演”。她站在一旁，冷冷地看着小倩在三个男人的身下哭喊、挣扎、最终和自己一样，被快感所吞噬，沦为一个纯粹的、承载欲望的工具。看着小倩那张因为高潮而扭曲的脸，黄蓉的心中，没有复仇的快感，只有一片冰冷的、巨大的空虚。她知道，这一切都只是对方的“游戏”。她所谓的“主导”，不过是对方剧本里的一环。

就在此时，房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。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带着一股熟悉的、让黄蓉汗毛倒竖的压迫感，缓缓走了进来。

是虎老大。

他身后，还跟着祝家兄弟，以及那个一直阴魂不散的老王。

虎老大看着房间里这幅淫乱景象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他走到黄蓉面前，无视她赤裸的身体，只是用一种欣赏艺术品般的眼光，打量着她。

“黄帮主，看来你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这里的‘游戏规则’。”他的声音充满了戏谑，“你比我想象的，还要更有‘天赋’。”

黄蓉的心，彻底沉入了谷底。她知道，真正的噩梦，现在才要开始。

虎老大对那三个还在小倩身上驰骋的猛男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停下。然后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份卷轴，在黄蓉面前缓缓展开。

那是一份用上等丝绸制成的“投名状”，上面用鲜红的朱砂，写满了淫荡至极的条款。

“黄帮主，这是我们兄弟几个，为你量身定做的‘新规矩’。”虎老大指着卷轴，一字一句地念道，“从今往后，你，黄蓉，就是我们兄弟四人的专属性奴。每隔五日，你必须主动来这迎春阁，褪去所有伪装，换上我们为你准备的‘战衣’，与小倩一起，接客娱宾。”

他顿了顿，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残忍：“当然，为了保证你的‘服务质量’，也为了防止你动什么歪心思。每次接客前，你必须先由我们兄弟四人，轮番‘检验’你的身体，直到将你的内力干得只剩一两成，才会放你去‘工作’。如何？”

黄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奸淫，这是要将她的身份、她的尊严、她的一切，都彻底摧毁，让她沦为一个真正的、公开的、连反抗之心都无法生出的娼妓！

“你们……休想！”她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嘶吼道。

“休想？”虎老大冷笑一声，“黄帮主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你以为，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”

他拍了拍手，房门再次被推开。两个衙役打扮的人，押着一个被麻布口袋套住头的人走了进来。

虎老大一把扯下那人头上的口袋，露出的，赫然是郭芙那张惊恐万状的俏脸！

“芙儿！”黄蓉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。

“黄帮主，我再问你一次。”虎老大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，“这份投名状，你是签，还是不签？”

黄蓉看着女儿那因为恐惧而不断流泪的眼睛，再看看虎老大那张胜券在握的、狰狞的脸。她知道，自己输了。输得一败涂地，再无任何翻盘的可能。

她缓缓地闭上眼睛，两行清泪，顺着脸颊滑落。

“我……我签……”

那三个字，仿佛抽干了她全身所有的力气。她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那个名满天下的“俏黄蓉”，已经死了。活下来的，只是一个名叫“黄蓉”的、最下贱的妓女。

她接过虎老大递来的毛笔，颤抖着，在那份淫荡的契约上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在她落笔的瞬间，虎老大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。他一把将黄蓉推倒在地，当着女儿郭芙的面，将那根早已按捺不住的巨物，狠狠地、再次插入了她那已经麻木的、不再反抗

的身体。

“很好！黄蓉，我的好性奴！”虎老大在她耳边嘶吼着，“现在，就让你女儿好好看看，她的娘亲，是如何心甘情愿地，张开双腿，迎接我们这些‘粗人’的！”

在女儿郭芙那充满惊恐与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，黄蓉的最后一丝羞耻心也被彻底碾碎。虎老大那粗大的肉棒在她体内横冲直撞，每一次深入，都仿佛是在用最残酷的方式，向郭芙展示着她母亲此刻的卑贱。黄蓉的身体像一具被抽去灵魂的木偶，麻木地承受着，不再有任何挣扎，眼中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。

虎老大在她体内肆虐了许久，才在一声满足的嘶吼中，将滚烫的精液尽数射入她的子宫深处。他拔出肉棒，却并未就此罢休，而是抓起黄蓉的头发，将她拖到了祝家兄弟面前。“你们两个，也来尝尝。让郭大小姐看看，她未来的两位‘姑父’，是如何疼爱她娘的。”祝家兄弟早已欲火焚身，闻言立刻扑了上来。一人强行掰开黄蓉的双腿，将肉棒对准了那刚刚才被蹂躏过的、依旧不断流淌着淫液的蜜穴；另一人则将黄蓉的上半身按倒，用同样的方式侵犯了她的口腔。

郭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被这三个她连名字都叫不出的男人，用最污秽、最不堪的方式轮番奸淫。她想尖叫，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一般，发不出任何声音；她想闭上眼睛，却被一旁的衙役强行撑开眼皮，被迫观看这地狱般的景象。巨大的冲击，让她的精神几近崩溃。

这场当着女儿面的轮奸，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。直到虎老大三人都心满意足地发泄完毕，黄蓉才像一滩烂泥一样，被扔在了冰冷的地面上。她的身上，脸上，甚至头发上，都沾满了男人们腥臭的精液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淫靡到极致的气息。

“把她们两个，都带到后院的柴房里关起来。”虎老大对衙役吩咐道，“明天，就是黄帮主第一次‘接客’的日子，让她好好休息一晚，养足精神。”

黄蓉和郭芙被粗暴地拖进了柴房。门被锁上的瞬间，郭芙终于崩溃了，她扑到黄蓉身上，放声大哭。

“娘……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”

黄蓉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将女儿搂进怀里，用自己那同样冰冷的身体，给予她一丝微不足道的安慰。她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口。任何言语，在此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母女二人，只能在这黑暗、冰冷的柴房里，相拥而泣，等待着那比死亡更加可怕的、黎明的到来。

第二天，天还未亮，柴房的门便被打开。进来的，是换上了一身华丽服饰的小倩。她身后跟着两个膀大腰圆的仆妇。

“黄帮主，郭大小姐，该‘梳妆打扮’了。”小倩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。

黄蓉和郭芙被带到了一个房间。桌子上，摆放着两套极其暴露、淫荡的“衣服”。一套是为黄蓉准备的，用近乎透明的黑色天蚕丝制成，包含一件仅仅能遮住乳头的紧身胸衣，和一条在前后都开了档的丁字亵裤。另一套则是为郭芙准备的，款式类似，只是颜色换成了代表处女的纯白。此外，还有配套的黑色眼罩、大红色的皮质长手套和过膝高筒靴。“这是老大特意给你们准备的‘战衣’。”小倩介绍道，“穿上它，你们就是我们迎春阁最引以为傲的‘女侠双璧’。”

在仆妇的强制下，黄蓉和郭芙被迫换上了这两套羞耻至极的衣服。当天蚕丝那冰凉滑腻的触感贴上肌肤时，黄蓉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阵战栗。这身衣服，几乎没有任何遮蔽作用，她那成熟饱满的乳房、平坦的小腹、以及那片经过一夜风干、沾染着精斑的幽暗森林，都透过薄纱若隐若现，比完全赤裸更加诱人。

打扮完毕，她们被带到了迎春阁最深处的一间密室。虎老大四人，早已在此等候。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虎老大满意地看着眼前这对如同尤物般的母女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

“黄蓉，我的好性奴，接客之前，按规矩，先让我们兄弟几个‘验验货’吧。”

接下来的几个时辰，对黄蓉而言，是比昨天更加残酷的折磨。她和她的女儿郭芙，被虎老大四人，用尽了各种匪夷所思的、淫邪至极的手段，轮番玩弄。他们时而让母女二人相互舔舐对方身上的精液，时而又强迫她们用嘴去“伺候”彼此的“主人”。

黄蓉的内力，在这场无休止的、旨在消耗她的性战中，被迅速地榨取、掏空。当她感到自己体内的真气只剩下一两成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半昏迷的、任人摆布的状态时，虎老大才终于停了下来。

“可以了。”他拍了拍黄蓉那被干得通红的屁股，“把眼罩给她戴上，带她去‘百花厅’。今晚，可是有很多客人，等着品尝我们这位‘武林第一女侠’的滋味呢。”

黄蓉被戴上黑色的眼罩，眼前陷入一片黑暗。她像一个提线木偶，被两个仆妇架着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来到了一间充满了酒气和男人淫笑声的大厅。

她被推倒在一张柔软的、铺着虎皮的大床上。紧接着，她感到一个陌生的、带着浓重酒气的男性身体，压了上来。

“哈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黄蓉？果然是人间绝色！”一个粗豪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

黄蓉的心，彻底死了。她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她将要面对的，是无数个不懂武功、不知怜香惜玉的普通嫖客。她必须按照赌约，故意露出破绽，让自己被这些在她眼中如同蝼蚁般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“制服”，然后像一个真正的妓女一样，张开双腿，承受他们的侵犯。

她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出的，却是那个戴着青铜鬼面的男人——霍都。

（霍都……你究竟在哪里……难道，连你也要眼睁睁地看着我，沦落到这般田地吗……）

一种奇异的、病态的期待，竟在她这颗早已麻木的心中，悄然升起。她甚至开始渴望，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，那个能带给她极致痛苦与极致快感的“强者”，会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，将她从这群凡夫俗子的手中“拯救”出去，哪怕，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、更加彻底的占有与凌辱。

因为，只有在那样的绝对力量面前，她的屈服，似乎才能找到一丝微不足道的、可以自我安慰的借口。